

一个人和他的 170 座博物馆

文/图 首席记者 姜燕 实习生 李景欣 张龚皓

搪瓷缸与恐龙化石并存

“东方龙博物馆群落”正厅门前开阔的院落内，几株巨大的树化石横卧其间，那种满不在乎的姿态，好似吕焕皋之于金钱。

这是 28 个馆中的第一馆“上海地质科普馆”。初次踏入展厅，可能还在为光线昏暗抱怨，却突然间被数万块珍稀奇石、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及各类宝石攫住了心脏，眼球忙不迭地消化大餐，忍不住赞叹地球造物的神奇。

这边厢惊魂未定，那边已穿过满墙民国时期结婚证书的楼梯，进入另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区域——铜镜馆，从公元 4000 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种古铜镜一应俱全，历史在这九曲回廊般的展厅里绵延。

步出此间，迎面是志愿军文献馆，这是吕焕皋着力最多、用心最深的一个馆。门前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馆广场上，三架苏联产 T-34 坦克是他用收藏的志愿军文献资料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置换的。馆内陈列着数万件与抗美援朝志愿军相关的文物，包括勋章、证书、日记、照片、水壶、军大衣、枪袋、手榴弹、电报机、地图收纳筒等，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一架庞然大物——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产大炮，在当年曾上过朝鲜战场。在馆内忙碌的 82 岁老馆员朱俊贤，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九死一生，堪称馆内“活文物”。当年参观过几次之后，老人流连忘返，索性从松江搬来，住在馆里。

接下来的馆难以一一述说。这里开个名单，供列位各取所爱：禁毒博物馆、知青博物馆、搪瓷博物馆、钱币博物馆、民间百业博物馆、灯具博物馆、椅子博物馆、中草药博物馆、老家具博物馆、老证件博物馆、川沙博物馆、电影海报博物馆、毕业证书博物馆、保险博物馆、印刷博物馆、奇石博物馆、股票博物馆……

羡慕国外小镇都有博物馆

这位很早就发家致富的企业家，看到的、想到的，从来都和别人不一样。到国外去，他不逛街购物，不去娱乐场所，只看博物馆，他羡慕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连一个小镇都有博物馆。本来就喜爱收藏的他渐渐有了办自己的博物馆的念头。

他准备从自己喜爱的矿石开始。他把手下一些公司让给别人代理，自己在全国各地买矿选石头，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新疆都有他的足迹。他亲自下的矿井不下 1000 个，有的矿井海拔 4000 多米，有的深达 2000 多米。为采集矿石，他还曾斥资 50 万元为当地修路。1998 年，地质博物馆初步成型。他对矿石本来一无所知，全靠实战和苦读。至今，他的书架上还摆着矿石研究一类的专业书籍。现在，他已然成为全国六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和 100 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2004 年 12 月，建筑面积 3600 平米的“上海地质科普馆”对外正式开放，并被上海市政府列为“科普实事工程”，与上海天文博物馆、上海野生动物园、自然博物馆、青铜器博物馆等场馆连续四年被上海科委评为 A 档“综合性、专题性科普场馆”。

慢慢地，随着他兴趣爱好的发展，一间间博物馆开出来。

“开博物馆是会上瘾的。”吕焕皋说。好在他的妻子是个女强人，任老公“玩物丧志”，在浦东新区机场镇买下地，建了房子，让他开个痛快。现在，他在全国拥有近 200 个博物馆，在国外也建了几间博物馆，并开创了在中学创办地质博物馆的先河。

他是开着豪车买垃圾的人

近些年来，他对历史文献的兴趣加深，很快成了全国各个古玩市场的常客，动辄就飞到外地淘上几天，仅登机牌、火车票等交通票据就攒了 54 公斤。现在，这些登机牌和火车票也成为展馆中有趣的一角。

上海的文物市场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文庙，只要他在上海，必来无疑。而且都是在凌晨 3 时先跑到地摊上捡漏，等文庙开门再进去淘宝。他创办的博物馆，基本就是在地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他妻子的说法，他是开着豪车买垃圾”的。他的奔驰成了运“垃圾”的货车，常常是成麻袋地往上装，有时候看见的好东西多，他就叫辆货车，先装一辆回去，自己继续淘。在他看来，有些材料看起来可能已经无用，但在有需要的地方，可能就是无价之宝。

“或许人家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呢？”这句话最近的一次得到验证，是他亲自将从地摊上淘来的大世界文献资料，很酷地打电话通知人家来取，免费奉送。这里面有 1917 年大世界开业以

如果要给吕焕皋一个流行的称谓，莫过于博物馆界的“扫地僧”。他一个人撑起来的 28 座博物馆，悄悄地在浦东机场附近开了许多年，鲜为人知。

他一个星期有 7 天要跑文物市场，上海文庙、灵石路的摊贩已经习惯了凌晨 3 时准时出现。别人成堆成堆丢出来的东西，全是他眼中的宝贝，常常一搜罗就是一卡车。

他着急要把正在流逝的文化捡回来，把城市的记忆留下；把普通人的岁月流金封存于玻璃柜里，变成鲜活的历史。所以，即使快 70 岁了，两次脑溢血腿中风吹使唤不了，他也停不下来。

来的全套节目单、门票等，还有股票单证、明信片等等，接收者目不暇接，感激不尽。

他淘货喜欢品味里面蕴含的文化，随便一件东西，他都能讲出来个来龙去脉来。好比这件他刚淘来的牌子——

“买东西有意思，就像一个民国时期‘民国航务公司’的搪瓷牌子，买来一千块没人要，经我一讲解，五千块马上有人要。航空博物馆就有人跟我要来，我不卖。这是民国时期民航的，航空博物馆跟我要，出价一万，我也不卖。”

吕焕皋说，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现在再不抓紧，将来真的是很难再寻见了。”

上海禁毒所的“编外所长”

吕焕皋有豪气，侠气，义气，充满仁爱之心。单单讲他的博物馆，把他讲穿了。从博物馆看他这个人，才叫精彩。

博物馆群落里有一间禁毒博物馆，收藏了从古至今和毒品相关的用具和资料，还有上海中小学生参与禁毒学习、争当“禁毒小卫士”的签名。

他曾经是“中国禁毒第一人”，开着“中国禁毒第一车”行走中国；他是很多吸毒者这辈子最感谢的人，他的企业和上海戒毒所合作，为改邪归正的吸毒者提供就业岗位，他还为不少丧失生活信心的吸毒者出点子，找出路，甚至出本钱，找业务。

这一切源于他一位误入歧途的恩人。上世纪 80 年代他开始做生意时，一位前辈借给他几千元启动资金，吕焕皋感激不尽。然而，这位恩人却不幸染毒，不但万贯家财化为乌有，还举债购毒，走上了不归路。

痛心之下，他深切感到，人们对毒品的认识何等匮乏，政府层面要重视缉毒，更要重视宣传。于是，吕焕皋自掏腰包百万元，参照国外宣传禁毒经验的蔡立群一起，筹划设计出了全国首辆禁毒宣传车。

为定制宣传车，吕焕皋和蔡立群（已故禁毒 803 支队队长）两人在上海客车厂一呆就是 3 个月。他俩和工人们一起，蹲在路边吃盒饭，蔡立群还不停地去买饮料和宵夜，去搞劳那些加班加点的工人。终于，那辆由巴士改造而成的“流动禁毒展览馆”，赶在 1998 年 5 月全国第一次大型禁毒展之前完工了。

车子开到北京，参加全国禁毒展的领导上车参观，见到车内充分运用声、光、电、模型、实物、图片和录像各类手段，介绍什么是毒品，毒品有哪些危害，披露毒品违法犯罪案例，宣传禁毒法律法规，都不由点赞“上海做法”。不久，车开回上海，又在工厂、院校、社区、监狱等向市民宣传，火了整整两年，吕焕皋至今仍十分得意。“想当年，早 6 点到晚 8 点，市民排队等着看。车外打上一行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带毒 50 克以上，最高死刑！你想想，光这一辆车，挽救了多少人？”

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去上海戒毒所讲演、宣传，和吸毒人员交朋友、谈心。戒毒所从民警到吸毒人员都知道，他是这里的“编外所长”。



地质科普馆大厅里陈列的恐龙化石



吕焕皋正在扩大民间百业馆



铜镜馆藏品



志愿军文献馆正厅墙上悬挂着三七二六名上海籍志愿军老兵的照片



馆藏志愿军文物
走进搪瓷馆，仿佛回到几十年前

他是志愿军老兵的亲人

近 10 年来，吕焕皋的一大半精力放在“志愿军文献馆”和寻访志愿军老兵上。馆墙上，从上到下排列着他找到的 3726 名上海籍老兵照片，仿佛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军营。

他对志愿军的感情，源于 1972 年。那年冬天，他去一个同学家里玩，看到硬冷的床上躺着同学的父亲，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还不到 20 岁的他心下刺痛，却不知如何安慰，环顾四周，发现墙上挂着一张年轻帅气的军人照片。同学说，那是他的父亲，以前是志愿军。吕焕皋惊呆了，他无法将照片中英姿勃勃的军人与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联系在一起。不久，同学的父亲走了。

吕焕皋那时就发下誓愿，一定要为志愿军做点什么。在各地收藏文物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许多志愿军的文物史料，慢慢有了文献馆的雏形。2009 年，岳阳医院退休医生唐庆恩到地质博物馆参观时，偶然谈起他当年差点入朝打仗，现在还和几名志愿军战友保持着联系。这让吕焕皋心头一动，何不开始寻访志愿军老兵？从那开始，他登报寻人，下乡探访，一点蛛丝马迹也不放过。

2013 年 2 月的一天，他照例起早去文庙市场，又去采买志愿军文献馆的建馆材料——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亲历亲为。办好这些，他又拿上小本子，去寻访老兵。

老兵最喜欢他上门，一见到他，总是拉着他的手讲个不停。有一次，一位老兵听说他要来，一大早就整整齐齐地穿好，坐在床上等他，一直等到下午三点，终于把他等到了。吕焕皋说，老兵家大都住得很远，这位老兵住在嘉定安亭靠近江苏的一个村子里，他们足足找了几个小时才找到。

那天，他一直到晚上 10 点还在往闵行赶。因为一位朋友说，他家楼下就住着一位志愿军，白天他已与老人通过电话，他说：“和老人说好的事耽搁不得。”他有过后悔的事，曾经他和一位老兵说好要见面，结果晚了两天才去，老人的家人说，老人盼了他整整两天。

谁知，刚到朋友家楼下，疲劳过度的吕焕皋终于撑不住了。突发脑溢血，抢救 3 个小时！他醒来后，第一句话却是对妻子说：“如果我不行了，你接着造纪念馆。”

那一次，老兵们得知他人院消息，前去探望

上海东方龙博物馆群落各馆简介（摘选）

禁毒教育博物馆>>>

禁毒教育博物馆是国内首创的关于禁毒教育的专门展馆。馆内藏有从民国以来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禁毒文件、文本、告示、票据、股票、卷宗、视频和各种吸毒实物器具几千件。这些资料记录并再现了自清以来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对于禁毒工作的重视与采取的措施。大量的实物陈列普及了戒毒基本知识。禁毒教育博物馆还通过大量的现实案例警示吸毒的危害，教育人们远离吸毒。

知青之家>>>

写着“为人民服务 and 上山下乡”字样的茶缸，堆成小山似的，不知是哪些知青曾用过的行李包、铝制饭盒，各式的老时钟，还有电视机、胶片机、照相机、口琴、老照片等，甚至还有当年洗衣服的洗衣皂，日记家信、访谈录、奖状、照片、各级政府的档案、文件、通知等生活实物及相关文本资料……无不承载了那一代人的回忆。

百年搪瓷馆>>>

讲述了百年搪瓷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过程。地板上一排排整齐的搪瓷脸盆，四周架子上一层层的搪瓷水杯，看着这些搪瓷或者瓷盆、杯沿磕掉一小块瓷片，或者底部缺失一块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片，小时候和奶奶一起生活的画面不断飘过……

老毕业证书珍藏馆>>>

有谁忘记却经过多年寒窗获得毕业证的那种艰辛？这一切也许您永远铭刻于心，但由于种种原因，您却失去了记录这在您来说十分重要珍贵的官方文本，怎么办？老毕业证书珍藏馆

的人络绎不绝，在病房门口排起了长队。

两次脑溢血给吕焕皋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他说话都不顺畅，现在一条腿也行走不便。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停下过脚步。前两年，他应邀来到朝鲜的上甘岭上海志愿军墓园，在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奉上一杯黄酒，一边倒酒一边对他们说：

“你们在黄泉路上一定很想家，我是你们的后代，来看你们啦！你们痛快地喝吧、喝吧！”

今年春节，他又花 200 万元，为每一位老兵准备了一个红包、一份礼品，坚持亲自将礼物一份份送到老人手上，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才把所有东西送完。

我的博物馆要一直开下去

说起接下来打算做的事，他再一次放下了送到嘴边，早已变凉的药。

“最近我在理‘迁移证’，打算办个‘我爱上海’的展览。”

他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批移民从浙江、江苏、云南、黑龙江迁到上海，这些迁移证是有力的见证。他们在这里扎下根，成为它的建设者，成为那个年代的“新上海人”。是一代又一代的“新上海人”用勤劳的双手，将这片土地耕耘得如此美丽。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40 多年前，年仅 8 岁的吕焕皋身藏两元钱，怀抱一小书包馒头，跟随他的叔叔离开故乡江苏高邮汤庄，跨过长江，来到大上海闯荡。

刚到上海，他做点贩卖蔬菜的小生意，有时还干点瓦工小活，当手头上积攒了点钱后，就开始租地种蔬菜，由此，日子开始稳定，并逐渐富裕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焕皋事业腾飞，当时他在浦东川沙的机场镇创业，先期租下了 1500 亩盐碱量高的田地，干起了他熟悉的蔬菜业。并早早将市场定位在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随着农副产品、水产品的“雪球”越滚越大，他又申请“国际货运代理”，由自己经办的公司直接将蔬菜、水产品销售到国外。

有了经济基础，才能支撑起他的博物馆事业。“开博物馆肯定是不赚钱的。”说这话时，吕焕皋很是淡然，“想赚钱就不开博物馆了。人活一辈子，总要做一些让人能够记住的事情，不然枉来世上走一遭。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这些博物馆不能关闭，要一直开下去。”

上海东方龙博物馆群落各馆简介（摘选）

收集了从民国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各种毕业证书 6000 多张，也许可以帮助你找到您的同学您的班，您艰辛学习的历程、您成功毕业的喜悦。

百床馆>>> 每一时代的床都有它特定的时代意义，每一张床都是其主人经济实力与审美追求生活情趣的综合体现。百床馆展示了近百张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架子床”，通过它们可领略这些年代的时代风尚，可感受人们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

历代土灯馆>>>

土灯馆收藏了从明代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几千盏土灯，有造型美观工艺精湛的长兴宫灯，有民间广为流行的美孚灯，有别出心裁独具风格的青蛙吹泡灯，有雕刻细致纹饰华美的雕花灯，有把人们生活辛劳表现得淋漓尽致老汉顶灯，有刻画人们生活富足的三鼠偷油灯，有时代特色分明的山西平遥五角星灯等，有来自印尼的设计精巧科学美观的灯。每一盏灯或烙着时代的印记，或带着行业的风采，或体现着精湛的工艺……

工商业博物馆>>>

本馆以工商联和民营经济史为主线，再现上海民族资本家爱国创业发展史，馆内收集整理了上海工商联自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历史沿革和民营经济历史发展的珍贵史料。工商企业管理手册、上海工商纪念册、上海总商会组织史料汇编、工商界整风运动参考资料等在馆内一一陈列，再现和还原了当时早期的工商界历史。